



# 鲁迅作品选讲

(2)

北京人民出版社

## 鲁迅作品选讲

2

北京人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一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印张 29,000字  
1973年12月第1版 1973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20,000  
书号：10071·73 定价：0.14元

## 出 版 说 明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具有彻底的革命精神和高度的路线斗争觉悟。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横扫了一切封建余孽和帝国主义的走狗文人，顶住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刘少奇、周扬一伙的机会主义路线，表现了大无畏的反潮流精神。他对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反革命两面派，看得清，恨得深，斗争得最坚决，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战斗遗产。鲁迅的作品，不仅以其无比的战斗锋芒，曾经致敌人于死命，而且教给了我们极其宝贵的斗争策略和方法，这对当前我们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对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的反革命罪行，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了配合当前的阶级斗争，为了帮助广大工农兵群众，特别是青年读者学习鲁迅的著作，我们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等有关单位的支持下，决定出版这套鲁迅作品的选讲。由于水平所限，又缺乏这方面工作的经验，可能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我们衷心地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一九七三年八月

## 目 录

十四年的“读经” .....	1
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 .....	22
不知肉味和不知水味 .....	49

## 十四年的“读经”<sup>①</sup>

自从章士钊<sup>②</sup>主张读经<sup>③</sup>以来，论坛上又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我以为这都是多事的，因为民国十四年的“读经”，也如民国前四年，四年，或未来的二十四年一样，主张者的意思，大抵并不如反对者所想象的那么一回事。

尊孔，崇儒，专经<sup>④</sup>，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sup>⑤</sup>。但是，二十四史<sup>⑥</sup>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sup>⑦</sup>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sup>⑧</sup>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欧战时候的参战<sup>⑨</sup>，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

翻了潜水艇呢？⑩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

所以要中国好，或者倒不如不识字罢，一识字，就有近乎读经的病根了。“瞰亡往拜”“出疆载质”⑪的最巧玩艺儿，经上都有，我读熟过的。只有几个胡涂透顶的笨牛，真会诚心诚意地来主张读经。而且这样的脚色，也不消和他们讨论。他们虽说什么经，什么古，实在不过是空嚷嚷。问他们经可是要读到象颜回，子思，孟轲，朱熹，秦桧（他是状元），王守仁，徐世昌，曹锟；⑫古可是要复到象清（即所谓“本朝”⑬），元，金，唐，汉，禹汤文武周公，无怀氏，葛天氏？⑭他们其实都没有定见。他们也知不清颜回以至曹锟为人怎样，“本朝”以至葛天氏情形如何；不过象苍蝇们失掉了垃圾堆，自不免嗡嗡地叫。况且既然是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则决无钻营，取巧，献媚的手段可知，一定不会阔气；他的主张，自然也决不会发生什么效力的。

至于现在的能以他的主张，引起若干议论的，则大概是阔人。阔人决不是笨牛，否则，他早已伏处牖下，老死田间了。现在岂不是正值“人心不古”的时候么？则其所以得阔之道，居然可知。他们的主张，其实并非那些笨牛一般的真主张，是所谓别有用

意；反对者们以为他真相信读经可以救国，真是“谬以千里”了！

我总相信现在的阔人都是聪明人；反过来说，就是倘使老实，必不能阔是也。至于所挂的招牌是佛学，是孔道，那倒没有什么关系。总而言之，是读经已经读过了，很悟到一点玩意儿，这种玩意儿，是孔二先生的先生老聃的大著作里就有的<sup>⑩</sup>，此后的书本子里还随时可得。所以他们都比不识字的节妇，烈女，华工聪明；甚至于比真要读经的笨牛还聪明。何也？曰：“学而优则仕”<sup>⑪</sup>故也。倘若“学”而不“优”，则以笨牛没世<sup>⑫</sup>，其读经的主张，也不为世间所知。

孔子岂不是“圣之时者也”<sup>⑬</sup>么，而况“之徒”呢？现在是主张“读经”的时候了。武则天<sup>⑭</sup>做皇帝，谁敢说“男尊女卑”？多数主义<sup>⑮</sup>虽然现称过激派，如果在列宁治下，则共产之合于葛天氏，一定可以考据出来的。但幸而现在英国和日本的力量还不弱，所以，主张亲俄者，是被卢布换去了良心<sup>⑯</sup>。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

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谎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sup>②3</sup>。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要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要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抗议的诸公倘若不明乎此，还要正经老实地来评道理，谈利害，那我可不再客气，也要将你们归入诚心诚意主张读经的笨牛类里去了。

以这样文不对题的话来解释“俨乎其然”的主张，我自己也知道有不恭之嫌，然而我又自信我的话，因为我也是从“读经”得来的。我几乎读过十三经<sup>②4</sup>。

衰老的国度大概就免不了这类现象。这正如人体一样，年事<sup>②5</sup>老了，废料愈积愈多，组织间又沉积下矿质，使组织变硬，易就于灭亡。一面，则原是养卫人体的游走细胞(Wanderzelle)<sup>②6</sup>渐次变性，只顾自己，只要组织间有小洞，它便钻，蚕食各组织，使组织耗损，易就于灭亡。俄国有名的医学者梅契尼珂夫(Elias

Metschnikov)②特地给他别立了一个名目：大嚼细胞(Fresserzelle)。据说，必须扑灭了这些，人体才免于老衰；要扑灭这些，则须每日服用一种酸性剂。他自己就实行着。

古国的灭亡，就因为大部分的组织被太多的古习惯教养得硬化了，不再能够转移，来适应新环境。若干分子又被太多的坏经验教养得聪明了，于是变性，知道在硬化的社会里，不妨妄行。单是妄行的是可与论议的，故意妄行的却无须再与谈理。惟一的疗救，是在另开药方：酸性剂，或者简直是强酸剂。

不提防临末又提到了一个俄国人，怕又有人要疑心我收到卢布了罢。我现在郑重声明：我没有收过一张纸卢布。因为俄国还未赤化之前，他已经死掉了，是生了别的急病，和他那正在实验的药的有效与否这问题无干。

十一月十八日。

## 注 释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猛进》周刊第39期，后由作者编入《华盖集》。“十四年”，指民国十四年，即一九二五年。

② 章士钊（一八八一——一九七三年），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长沙人。在辛亥革命前，他曾经参加反清的革命运动；但在五四运动之后，他却变成了一个复古主义者。在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六年他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期间，积极鼓吹尊孔读经，并创办《甲寅》周刊以反对新文化运动，遭到鲁迅的多次抨击。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他拥护共产党，热爱毛主席，并为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神圣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sup>③</sup>

③ 这是一项反动措施，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日由章士钊主持的教育部部务会议议决的。它规定小学学生自初小四年级即开始读经，每周一小时，至高小毕业为止。所谓“经”即指儒家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等。

④ 指对“经”书深入钻研以达到熟练掌握的程度。

⑤ 这里所说皇帝和大臣们提倡儿子对父亲尽孝，臣民对皇帝尽忠和妇女对丈夫守贞节，以治理天下，乃是历代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而玩弄的欺骗人民的花招，是他们在要政治把戏中“偶尔用到的工具”。

⑥ 二十四史，指清乾隆时所定之历代正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

《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和《明史》的总称。

⑦ 指旧社会那些反动统治者编修的专门记载某一地方政治沿革、经济状况、文化设施、风土人情等的府志、县志一类书籍。

⑧ 这里是泛指孔子的门徒。

⑨ 欧战，指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北洋军阀政府也曾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但派去的都是在国外做工的中国工人（当时称为“华工”）。

⑩ 《论语》的主要内容是孔子的言行录，《易经》是古代的占卜书。孔子之徒往往吹嘘经书是永世不变的治国安邦的真理，有驱邪却敌的神力，所以鲁迅在这里有意加以讽刺。

⑪ 这两个都是关于孔子的故事。“瞰亡往拜”见《论语·阳货》，“瞰”即看，“亡”即出走，不在。说的是孔子看不起季氏的家臣阳货，认为他是个想要“犯上作乱”的人。当阳货要见他的时候，他拒绝了；有一次阳货送给他一块猪肉，他只好去回拜；但又不想真地碰上阳货，便故意趁他外出的时候去回拜。孔子之徒一贯借这个故事宣扬孔子如何以“义”拒见阳货，又如何以“礼”往拜阳货。其实，这个故事倒是无情地揭露了孔子的虚伪。

“出疆载质”见《孟子·滕文公》。“疆”即国，“质”即礼物。说的是孔子如果三个月没有君主任用他，他就惶

惶不安，要带了礼物出国去求见别的国君。孔子之徒借这个故事赞美孔子以天下为己任，对君主忠心耿耿。其实，孔子周游列国完全是为了实现他复辟奴隶制度的反动政治目的。我们透过这个蓄意夸张、矫揉造作的故事，同样看出了孔子及孔子之徒的虚伪和欺骗。所以鲁迅把它看成和“瞰亡往拜”同样性质的最巧玩艺儿。

⑫ 颜回是孔子的弟子。子思即孔伋，孔子的孙子，是维护奴隶主利益的反动哲学家。孟轲就是孟子。朱熹（公元一一三〇——一二〇〇年），号晦庵，江西婺源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哲学代表反动阶级的利益，为强化中央集权统治服务，宋以后被钦定为官方哲学。秦桧是宋朝的宰相和汉奸。王守仁（公元一四七二——一五二八年），又叫王阳明，浙江余姚人，是明朝的理学家。他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死心塌地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要劳动人民服服贴贴地遵守三纲五常的封建统治秩序，不要造地主阶级的反。他的整个哲学体系是反动的。徐世昌是官僚，曹锟是军阀，他们二人都曾任北洋军阀政府的总统。

⑬ 辛亥革命后，一般封建遗老仍称前清为“本朝”。

⑭ 无怀氏和葛天氏，传说中我国太古时代的帝王。

⑮ 纩（yǒu），窗户。

⑯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思想家，大约是孔子同时代的人。相传孔子曾向他问礼，所以后来就有人说他是孔子的先生。“大著作”指

他所著的《道德经》即《老子》一书，其中有“将欲取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的话。这是统治阶级玩弄权术的写照。孔老二是对孔子表示轻视的称呼。

⑯ 这是孔子的话，见《论语·子张》。这是孔子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赤裸裸的“读书做官论”。

⑰ 没世，即终身。

⑲ 语见《孟子·万章》。这是孟子美化孔子的话，意思是说孔子是一个合乎时宜的圣人。实际上孔子是一个代表没落的奴隶主阶级、顽固反对社会变革的反动思想家，鲁迅曾多次辛辣地讽刺他为“摩登圣人”。

⑳ 武则天（六二四——七〇五年），名曌，唐高宗（李治）的皇后。高宗死后，她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周；退位后称“则天大圣皇帝”。她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政治家。

㉑ 多数主义即布尔什维主义。“过激派”，日本译名，是对于布尔什维主义的曲解。

㉒ 俄国十月革命后，中国的反动文人不断发表攻击列宁、斯大林缔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进步文化工作者的文章；用卢布“收买我们的良心”是他们常用的滥调之一。

㉓ 《现代评论》派的资产阶级买办文人陈源（西滢）之流自称“正人君子”，鲁迅对他们做过大量揭露。

㉔ 十三经：即《易》、《书》、《诗》、《周礼》、《仪

礼》、《礼记》、《左传》、《公羊》、《谷梁》、《论语》、《孝经》、《尔雅》和《孟子》。

②5 年事，即年龄，年纪。

②6 这里指人体血液中的白血细胞和淋巴细胞。

②7 梅契尼珂夫（一八四五——一九一六年），著名的俄国医学家，生物学家。

## 讲 解

### —

《十四年的“读经”》写于五四运动六年之后的一九二五年。当时，正是北伐战争的前夜，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已经摇摇欲坠，因此也就更加紧了它的垂死挣扎。除了武力镇压广大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之外，在文化思想上则是抬出孔夫子的亡灵，大刮“尊孔读经”的妖风，妄图继续用三纲五常、忠孝节义那一套封建伦理道德禁锢人民的头脑，使他们不敢反抗，俯首贴耳当顺民。十一月二日，北洋军阀政府教育部关于小学生读经的决议，正是这样一项极端反动的措施。这项措施，既受到了拥护者的喝采，也遭到了反对者的非议，正象《十四年的“读经”》一开头所描述的那样：“自从章士钊主张读经以来，论坛上又

很出现了一些论议，如谓经不必尊，读经乃是开倒车之类。”半个月后（十一月十八日），鲁迅写出了《十四年的“读经”》，对北洋军阀政府的这一反动措施给予了有力的抨击。

“五四”以来，“尊孔读经”与反“尊孔读经”的斗争一直在剧烈地进行着。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如毛主席所说：“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新民主主义论》）在革命运动的猛烈冲击下，“孔孟之道”那一整套反动的封建伦理道德遭到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被历代反动统治阶级吹捧为“千秋仁义之师”、“万世人伦之表”的孔老二的神像也从“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宝座上给掀了下来。

但是封建势力的代表者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从对新文化运动恨得咬牙切齿的林琴南到《学衡》派、《甲寅》派，一大群封建复古主义者（亦即“国粹主义”者），为了维护腐朽没落的封建制度和惨无人道的封建礼教，进行了顽固的抵抗和疯狂的反扑。除了制定反动法令强迫人民尊孔读经外，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御用文人们还办杂志，写文章，不遗余力地进行反

动的封建说教，对五四文化革命运动反攻倒算。

另一方面，五四文化革命的队伍也发生了急剧的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以胡适为代表的一批资产阶级买办文人，虽然一度参加了五四运动的统一战线（右翼），但很快就倒了戈，站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一边，由运动的同盟者一变而为革命的敌人。早在一九一九年，胡适就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等反动口号，一九二五年，他又提出了青年学生不应参加“救国运动”的反动主张。有些曾经高喊过“打倒孔家店”的喧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也堕落到去写肉麻的“香艳诗”去了。

面对着封建势力的反扑和革命队伍的分化，文化革命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发扬五四运动的光荣传统，义无反顾，呼啸向前，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 二

从一九一八年五月发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开始，鲁迅接连不断地发表了数十篇尖锐泼辣、深刻犀利的小说、杂文，向罪恶的封建社会和吃人的封建礼教投出了一支又一支愤怒的“匕首”和“投枪”。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中，鲁迅曾这样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就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封建社会和封建礼教的本质。在《灯下漫笔》中，鲁迅进一步指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有许多人还想一直排下去。”他号召青年们“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这种深刻的清醒的革命认识和誓不两立、毫不妥协的革命态度，贯穿在鲁迅这一时期的几乎全部作品中。因此，也就不难理解，当北洋军阀反动政府强力推行“尊孔读经”，胡适之流也声嘶力竭地鼓吹“整理国故”、“进研究室”的时候，鲁迅却把那些宣扬孔孟之道的古书称之为戕害青年的“活埋庵”（《华盖集·通讯》），教导青年“少——或者竟不——看”这些玩艺儿（《华盖集·青年必读书》），给了胡适之流以及那些封建复古主义者当头一棒。鲁迅无情地针砭了封建社会的锢弊，反复论证了“蔑弃古训，是刻不容缓的”（《华盖集·北京通讯》）这样一个根本观点，谆谆教导青